

〔巴基斯〕 卡米拉·沙姆希◎著 史国强◎译

一个年轻、漂亮的日本女人的一生：长崎原子弹爆炸、印巴分治、9·11……

长崎女人

BURNT
SHADOWS

灼痕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长崎女人

(巴基斯坦) 卡米拉·沙姆希◎著 史国强◎译

BURNT
SHADOWS

灼痕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字：01-2009-49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崎女人/ (巴基) 沙姆希著; 史国强译.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143-3611-5

I. ①长… II. ①沙… ②史… III. ①长篇小说—巴基斯坦—现代
IV. ①I35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84204号

版权所有© 2009 by Kamila Shamsie

版权许可人: A.M.Heath & Co. LTD.

经由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安排

著 者 (巴基斯坦) 卡米拉·沙姆希

译 者 史国强

责任编辑 张 晶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611-5

定 价 38.00元

献给艾沙·拉赫曼与迪帕克·塞希

……这时应该

回忆

每一个影子，地球上正在失去的每一样东西。

应该记起地球上的每一样东西和我失去的，

所有我将失去的，

和我正在失去的每一样东西。

——阿加·萨希德·阿里，《恋旧者的美国地图》

在过去的战争里烧毁的仅仅是家园，但这一次
如果孤独被点燃，请不要惊诧。
在过去的战争里烧毁的不过是躯体，但这一次
如果影子被点燃，请不要惊诧。

——沙赫尔·卢德亚恩维，《影子》

引子

他被关进囚室之后，他们就替他松了绑并命令他脱掉衣服。他迅速脱去冬天穿的灰色外衣，然后——这时他们双手抱肩，在一旁注视着——他的动作放慢下来，他因为心里害怕，在他解皮带和衣扣时，手指都不听使唤了。

他们在一旁等他脱光身子后才拿起他的衣物离开。当他再次穿上衣服时，他怀疑他穿的是橘黄色的囚服。

冰冷的钢凳发出的寒光使他阵阵发抖。要是有可能的话，他要站稳。

他不明白，这都是怎么发生的。

目录

引子

浑然不知的世界
长崎，1945年8月9日 001

面纱后面的鸟
德里，1947年 023

一半天使的斗士
巴基斯坦，1982年至1983年 107

代替损失所用的速度
纽约，阿富汗，2001年至2002年 211

浑然不知的世界

长崎，1945年8月9日

长崎，1945年8月9日

后来，活下来的人将记得那一天是灰蒙蒙的，但在8月9日上午，当来自柏林的康拉德·韦斯和教员田中裕子走出他们的房子时，他们发现天空一碧如洗，只有从军工厂烟囱里冒出来的白烟飘浮在那里。

康拉德在南山手町的家里是看不到烟囱的，但是几个月以来，他因思念而常常想起军工厂，因为田中裕子正在工厂里用千分尺测量钢板的厚度，昔日教室里的画面闯入他的脑海。然而，那天早上，康拉德打开那扇将他的小木屋分成前后的拉门，向冒烟的方向眺望，他并没有想象工厂里那无聊的景象。裕子休息一天——负责监工的人说这是节日，但工厂里的人都知道，要测量的钢板没有了。那时长崎有很多人还在想日本能打赢这场战争。在康拉德的想象里，招来的士兵夜里将烟雾装起来，等上午再将烟雾从工厂的烟囱放出去，以此来混淆视听，造成工业繁荣的假象。

他信步来到房子的后廊里。一大片草坪上点缀着绿色和褐色的叶子，就像昔日的战场，交战的士兵在这里倒下，全然不顾就要来临的死亡。他朝杜鹃花庄园那边的斜坡望去，自从贺川一家离开之后，因为他们带走了下人，几周以来，这里的東西都开始败落下来。一扇百叶窗裂出了缝子，风一吹就与窗台相撞。他知道他应该安稳百叶窗，但是房子里能发出点声响又使他感到舒坦。

杜鹃花庄园。1938年，他从拉门里第一次踏入铺着大理石地面、装有威尼斯壁炉的大屋子，吸引他注意力的是墙上的照片，不是日式和欧式相结合的建筑

风格。在杜鹃花庄园里，东西混合的风格随处可见。在当时的那个晚会上，来宾中就有欧洲人和日本人，他们混在一起，相当乏味。他相信照片上的允诺，尤其要感谢他的英国姐夫詹姆斯·伯顿，伯顿在几周前告诉他，他在德里的伯顿家里不再是座上宾了，他说：“长崎有个庄园。是乔治的——他是我叔叔，为人古怪，没有成家，几个月之前去世了。有几个日本人总是给我发电报，询问我如何处置叔叔的财产。你为何不到那里住一阵子？不知你怎么想。”康拉德对长崎一无所知——反正那里不是欧洲，不是詹姆斯和艾尔希生活的地方——他的船驶入港口，周围的紫顶建筑宛如一座大竞技场，他觉得自己正在走入一个迷人的世界。7年之后，这里的魅力依然未减——冬天里被霜浸过之后的花晶莹剔透，格外喜人。夏天里有一片一片的杜鹃花，沿海边还有东西风格相结合的建筑，庄重而又高贵——但是战争毁掉了所有美好的东西，或者说战争将美好的景色彻底掩盖下去。那些在山里漫步的人都接到警告不能向山下的船厂张望，因为战争之初那里正在建造“武藏号”战舰，为了封锁消息，日本人采取严密的保密措施，船厂周围有厚厚的帘子将行人的视线挡在外面。

田中裕子站在浦上家外面的门廊里，心想，那些措施是有效的，她边想边把目光投向起伏的斜坡，安静的早晨因知了的鸣叫而现出一片生机。如果用一个形容词来描写战争如何改变了长崎，那“有效的”这三个字是再准确不过了，她心里想。所有的东西都被打乱或扭曲成最有效的形式。几天前，她从斜坡上的菜田边走过，连大地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垄沟里为什么出现了土豆，那里过去不是杜鹃花吗？是什么引发了爱的失落？对大地要作出怎样的解释，说菜田要比花圃更有效，说工厂要比学校更有效，小伙子作为武器比人更有效吗？

一个老人走了过来，裕子想他的皮肤像糊灯笼的纸，上面画了一个男人的形状，一碰就破。她不知道在他或其他人看来她又是什么形象？如康拉德。她一边猜想，一边回忆起康拉德第一次见到她时——当时她也是这身打扮，白上衣，灰裤子——他想把她画到画里。想到这里，裕子脸上浮出笑容。但后来康拉德马上又说，不画她的肖像。她与贺川精心照顾的花园散发出的绿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0个月前她正穿过花园朝他走来，此时，他真希望把一桶桶又浓又亮的颜色泼到

她身上，那是颜色形成的瀑布，从她的双肩流淌下来（蓝色的河流从她的上衣上流下，橘黄色在她的脚下形成池塘，蓝宝石和红宝石形成的小溪从她的双臂上交汇流下）。

她一边说一边拿起他的手：“我真希望你画完了。那我就能见到这外表下掩盖的疯狂。”他把手收了回来，看了她一眼，目光中混合了歉意和拒绝。宪兵随时都会找他们的麻烦。

皮肤如灯笼纸的那个男人转过身来向她张望，他用手轻轻触摸自己的脸，仿佛要找到皱纹下面那个小伙子。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好几次见过邻居的这个女孩——叛徒的女儿——每次见面之后，好像与他们相伴的饥饿都把这女孩变得更漂亮了：那张孩子般圆圆的脸已经彻底消失，露出了棱角分明的面颊，上面刚好有一枚黑痣。但不知怎么，严酷在她的脸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尤其是现在她的嘴角向一边微微翘起，一道小小的皱纹在她微笑时留了下来，这条细线只有当你走过时才能发现。那个老人摇了摇头，知道自己很傻，因为他在一个女子全然不知的时候盯住人家看过来。不过他又要感谢这世界上还有件东西能让他犯傻。

知了金属般的叫声被防空警报的笛声推向后台，如今这警报声与昆虫的鸣叫一般都不陌生了。新式炸弹！那老人边想边急忙转身奔向最近的防空洞，将自己的愚蠢忘得一干二净。与老人相反，裕子不耐烦地尖叫了一声。天已经热了起来，拥挤的防空洞简直使人难以忍耐——尤其是还要戴上防毒面具，她对这东西是怀疑的，但又不得不戴上，不然居民协会负责人就要教育你，说你没为孩子树立好样板。这次是虚惊一场——几乎总是虚假的警报。日本的其他城市可能在空袭下遭受重创，但长崎还没有。几周之前，她还向康拉德重复道听途说的消息，长崎不会严重受损，因为在日本的城市里，这座城市最具基督教色彩。当时康拉德指出，德累斯顿的基督徒比长崎还多呢。此后，裕子对防空警报稍稍重视了一些。但是，防空洞里确实热得很。她为什么不能待在家里呢？这几乎又是一次误报。

康拉德想，为什么要冒险？他从房子里取出防毒面具，然后快速朝防空洞走去，这座防空洞是贺川他们家在花园后面修建的。他走到一半的时候停了下来，朝那道将他与邻居分隔开来的墙望去。隔壁的人早已经撤离，自从上一次下过大

雨之后，他还没有察看养在墙那一侧的小鸟。他把防毒面具扔到草地上，然后大步来到墙边，翻身过去，他尽量压低身子，担心被路人或宪兵发现。

要是有人撞见他的话，他们一定以为他的样子很滑稽——一个又瘦又高的欧洲人从一道墙上翻过来，双臂和双腿，还有半张半闭的双眼，头发和剪短的胡子在长崎极其少见，所以裕子第一次见到他时就想，欧洲人上了年纪之后，头发不是变灰而是生锈了。但后来裕子发现他才 29 岁——比她大 8 岁。

干草在他的脚下发出啪啪的声响——他觉得自己仿佛踩断了小生灵的后腰——他来到高大的樟脑树旁，那些鸟都拴在上边，在微风中慢慢来回摇摆。裕子第一次将他那些笔记本比做小鸟——那天他们才见面，那是她唯一一次走入他的房子。她从桌子上拿起一个笔记本，张开双臂，在他的屋子里来回滑行。她身上散发的活力使他深深感到自己的语言毫无生气：年复一年将句子写在纸上，为的不过是装出留在这里还有追求的东西，为自己蜷缩在世界的一角寻找借口，但他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十分疏离，这里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成为局内人。

但是，自从德国投降之后，他在长崎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盟友变成了更为模糊的状态，因为日本宪兵已经开始监视他，他写的那些颓废的东西足以把他送入监狱。他在笔记里记述了日本帝国那过敏的神经，以笔记的形式记下他此刻生活其中的这座大都市一平方英里之内的所见所闻，就是叛国罪的证据。当德国的投降就要来临时，渡边善将这一点向他说得清清楚楚。你写的长崎充满了外国人。你写长崎还怀有希望。这与欢呼美国人来占领仅有一步之隔。于是，德国人投降的那天夜里，康拉德用一根结实的铁线将他那 8 本紫皮笔记挂了起来。他翻过墙来到隔壁的空院子里，又将铁线挂到树上。月光下，风吹动着那些紫色翅膀的小鸟。

他始终相信没有人会进入没人的园子，然后在树叶里搜查叛国证据。那些想要在房子里每一粒灰尘中寻找叛国迹象的人，总会被不经意的想象力蒙骗过去。

他猫下腰来到低矮的树枝下面，伸出手来触摸那些皮面笔记本，发现这些本子没有潮湿也没有弄脏，但多少退了些颜色。他怀着感激之情朝上面望了望起保护作用的树冠，发现在一个笔记本的封面上，留下了白色的痕迹：这是大自然里的鸟为这些紫色的冒名顶替者留下的评语。他的脸绽放出笑容来，因为这笑容，

有时大家还以为他长得很英俊呢。他离开那棵大树的时候，注意力转向稍稍变了调的警笛声，这变音不知何时溜进了警笛那伤心的呼喊。康拉德想，在这投炸弹不大可能，然后从容地返回杜鹃花庄园里的防空洞。他生活其中的外侨居留地如今已是人去楼空，而只剩下一片荒芜。“在浦上这个地方能容纳10个家庭！”裕子在他们初次见面时一边说，一边用手指向杜鹃花庄园。她接下来又说：“妇人！荒唐！”然后转过来问他，他打算为她的翻译工作付多少钱。

几周之后，他笑着指责她借他的内疚来抬高价钱。她说：“当然。”口气中带有裕子式的坦诚“良心和饥饿不是一回事。”然后她张开双臂，合上眼睛，仿佛是要想象出另一个世界。“战争结束后，我还会善良的。”睁开双眼后，她静静地说，一如她的母亲。他不禁想到她母亲绝对不会同意她与德国人谈恋爱，连与他在长崎的山里散步都不会允许。他的幸福与她母亲的死亡连在一起，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不舒服。不过，她这时拿起了他的手，他怀疑，即使受人尊敬的母亲也不能告诉裕子如何去做，为什么行为规范是战争唯一没有触及的东西？有一次她问他：“来自过去的东西都过去了吗？”

康拉德用脚踢开前面的防毒面具，走入建在斜坡上的防空洞。空气中发霉的味道里还混合着痛苦。这里有张打牌用的桌子，他和渡边善，还有贺川偶尔在这里消磨时光，尤其是刚刚播放空袭警报那些日子，因为在无聊之外，那些警报带来的还有恐怖。有几次播放空袭警报时，正赶上贺川在家，于是他就坐在橡木椅子里扫视他的邻居，家人和雇员。在这里，康拉德为贺川的孩子们在地上画出了跳房子用的图案；厨师将清酒瓶隐藏起来，还以为别人都不知道；入夜之后，当防空洞没人的时候，贺川的孩子们会来这里寻找清酒。他们知道门房里的康拉德能发现他们，他在花园下面的小门房里蜷缩起他瘦长的身体，这帮孩子知道康拉德是他们的同党，只要他不反对，孩子们就欢迎他加入他们的饮酒一伙。

如今贺川家的人一见到康拉德朝他们走过来，就躲到另一边去。宪兵要是询问他们的房东有没有可疑迹象，他们提几个问题就足以把贺川一家人赶到杜鹃庄园之外去。

康拉德坐在贺川坐过的橡木椅子里，在膝盖上摔打他的防毒面具。他深深沉

浸在防空洞内的氛围里，过了好一阵子才发现防空洞门口那个手拿面具的人正是渡边善。

渡边善用英语问：“我可以进来吗？你不同意我也能理解。”

康拉德没有回答，当渡边善嘟囔了一句道歉的话准备离开时，康拉德喊道：“别犯傻了，约书亚。要是炸弹落到你头上，你以为我是什么感觉？”

渡边善走了进来，将眼镜挂到耳朵上，不停地眨动眼睛。

“我不知道。”

渡边善拿起桌上的纸牌，跪到地上，开始洗牌，然后为他自己和他对面没有人的位置上各发了10张牌。

渡边善就是那个日本人，詹姆斯·伯顿帮助康拉德整理行李前往长崎时，提到过的那个拍来电报的人。渡边善的外祖父斯罗普郡的彼得·富勒是乔治·伯顿最好的朋友和邻居。康拉德来到长崎之后，在码头上等候接站迎接他的正是渡边善，是渡边善领他在杜鹃庄园里走了一圈，是渡边善为他找的日语教师，是渡边善听康拉德说在又小又舒适的门房里生活更舒服。这之后的几个小时，他介绍了贺川一家，仿佛他们是藏在他袖子里的一束鲜花，是渡边善用世纪之初长崎的故事来款待他，那些故事在日本是独一无二的——长崎的英语报纸，国际俱乐部，欧洲男人和日本女人的通奸和通婚。当康拉德说，他打算写一本关于长崎的书，他要找人为他翻译日语时，渡边善将他侄子的德语教师裕子介绍给了他。

友谊马上变得不可避免和牢不可破。但后来在一次不到一分钟的谈话里，友谊宣告结束。

康拉德，他们来找我调查的次数越来越多。我母亲的娘家姓富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不能让他们再找到借口以为我还有二心。战争结束之前，我要离开长崎所有的外国人。只能等战争结束了。康拉德，之后，所有的事都恢复如旧。

约书亚，你要是在德国，你就能对犹太朋友说：“我很抱歉，我不能把你们藏在我的阁楼里。但是，等纳粹政府倒台之后，请大家过来吃饭。”

“你来这里干什么？”

约书亚的头从他手里的纸牌扇子上抬起来。

“发警报的时候我在家里，这是离我最近的防空洞。”康拉德抬起眉头。渡边善又说了一句：“我知道。过去这几周，我去的都是学校的防空洞。但这个新式炸弹……我可不想在外面冒险多待一分钟。”

“如此说来，这世界上还有比和德国人在一起更大的危险？这使人感到舒服。你说的什么新式炸弹？”

约书亚放下手中的纸牌。

“你没听说吗？广岛？三天前？”

“三天前？这三天还没人和我说过话呢。”

在浦上的防空洞里，裕子被挤在邻居中间动弹不得，连举手擦掉额头的汗都做不到。原先发空袭警报的时候，里面还没有这么拥挤。居民协会负责人把凡是能见到的人都圈到防空洞里，不许他们出去。是什么使他如此疯狂？她呼出一口气来，将视线轻轻转向负责人的老婆，此人马上掉过头去，说不好是愧疚还是藐视。

负责人的老婆原来和裕子的母亲是好朋友——她还记得她们两人读完最新一期《时尚杂志》之后在一起咯咯发笑，在那些日子里，杂志还没有因战争而停刊，在战争中的日本，建议女性按西方人的方式穿衣打扮的杂志是无法生存的。裕子的母亲临终之前将居民协会负责人的老婆叫到床边，提出一个请求：别让我丈夫伤害他自己。在战时的日本，反传统的艺术家与现代女性杂志相比，更没有生存的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负责人的老婆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劝说她自己的丈夫，要把田中父亲对军方和天皇的不满视为过度悲伤和精神错乱引起的后果。然而到了春天，田中父亲在街道上行走时，见到有人用连接起来的樱花缅怀那个在战斗中冲锋自杀的15岁少年。田中父亲没有对陪伴他身边的裕子说一句话，就从裤兜里掏出火柴，点燃了那些樱花。

几秒钟之后，田中父亲倒在地上，满身是血。死去男孩的父亲最后被邻居男人制伏。裕子俯下身子来看她的父亲，负责人的老婆把她拽了起来。

“你自己检举他吧。”这个过去对裕子如同伯母的女人说，“这个建议是我现在能为你提供的唯一保护。”